



左图：位于巴斯盖尔街的简·奥斯汀中心。

千万加仑的杜松子酒，此外，服用鸦片酊成瘾、赌桌上输得倾家荡产、在色情俱乐部钻研人体奥秘直至不知天地何物等等，也都是“作死”的好法子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，正因为见识了乔治王们治下纵欲的混乱，其后的维多利亚时代才走向了干脆提倡禁欲的极端。

简·奥斯汀确实浅薄苍白、不谙世事么？真相：她既没有落入哥特式浪漫主义的窠臼，也没有一头扎进冷冰冰的现实主义的怀抱。她小说里关于恋情、婚姻的博弈，生动地反映了英国传统里“长子继承制”

的强大作用力。工业革命、英国对外战争带来的社会变动，资本与土地的角逐，奥斯汀亦敏感察觉，始终牵挂着乡绅阶层的命运，并注意悉心维护由文化修养、朴素道德所陶铸的一种高贵人格。她笔下的男女配对不只是身体与身体的结合，更是脾气秉性、财产与品位的结合，但坦率直面物质基础必要性的同时，奥斯汀却也期待困在夹缝中的广大女性同胞，去相信美好的爱情、圆满的婚姻。她的赞成有保留，她的讽刺杂同情，她不会让主角们激烈地“解放”与“反叛”，她

大抵只是为一个正在生成发展、尚未彻底定型的“现代”社会，思虑考量何谓“幸福”、对于人类个体生存来说什么是“真正重要的东西”。末了，她写的“区区小事”如一圈一圈扩散的涟漪，变成意味深长、具有永恒形态的景象。

1924 年，吉卜林发表了短篇小说《简迷》，故事概要是一战中的四位士兵，在战壕中结成了奥斯汀同好会，建立起亲密的感情。凯伦·乔伊·福勒的《奥斯汀书会》（2007 年改编成电影）“大纲”相近：几个性格迥异的会员，各怀心思地捧着奥斯汀的小说，坐到一起分享各自的观点。现在，根据奥斯汀作品衍生出的那些“英伦古装剧”兼有广告效应，一经上映，不时掀起巴斯、莱姆等地的旅游热潮。女作家生前与衣、食、住、行的种种瓜葛（比如佳肴菜单、针线刺绣之类），则不断加速推动以“奥斯汀”为招牌的“文化产业”。动辄甩出晦涩单词、孤高自持的学院派仍在讨论她，就中意英国乡村及相应居家用度、“繁文缛节”那套的普通读者，也和她保持着活跃的联系。形形色色的受众七嘴八舌，万花筒中的简·奥斯汀女士缤纷多彩，在新的阅览条件下，被重新唤醒和激活。